



相原紀年志

壬寅

共十五

リ 6  
4082  
11



門戶伊  
號4082  
卷15-11

# 次對



紀年錄卷之十一

壬寅五月初四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備局謄錄方令著實  
批出而向管堂上金魯鎮徐有隣所帶金吾提管  
俱是劇務不無相妨之端並姑許遞何如 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全羅監司朴祐源兵使曹  
學臣狀啓謄報則興陽縣監林濟遠左水虞候許  
侁以問情之踈漏謄書之遲滯為先罷職仍請令  
收司稟處矣許侁則即已拿問今無可論而林濟  
遠則才因 下教特命分揀道帥臣論罪置之勿



次對

嶺南常賑穀

代錢捧留穀

賤時作租事

嶺南漕舡護送

事申飭畿營

罷仍任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

初九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頃因嶺南道臣狀啓  
八邑年作錢上送賑廳之意草記蒙 允矣嶺南  
穀簿近甚糶然沿邊諸邑尤不成樣儲穀備荒之  
道不可不留意以其錢捧留本營待穀賤時作租  
於沿邑似好自賑廳勾管依此舉行之意分付何  
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聞嶺南漕舡來到  
甲津方待潮滿而近以久旱水淺之故尤難行舡  
差負至以遲滯之狀報于該廳云若不善為指路

初仕誤擬銓官  
警責

則果有掛草碍灘之慮申飭京畿道臣沿路護送  
處勿拘常例多定校卒各別着意指路護送之意  
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兵曹判書鄭  
好仁聞欲一番陳章今日賓對懸病不進當初請  
罷不過事體間事既已受符間又入直行政到今  
引義萬萬過當兵曹判書鄭好仁推考牌招察任何  
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日政初仕中李洛  
秀年未滿而誤為擬望至於受點當該銓官難免  
不察之罪司諫權儼曰今日賓對之進定寔出於  
遇旱修省之 聖念凡在臣鄰孰不欽仰第悶旱

因產疏年還停  
退令道臣查報  
稟處

而有閔旱之誠憂民而有憂民而有憂民之實然  
後天心可格民患可究矣臣新從下土初登筵席  
一言一事無足以仰裨憂勤之盛意而切念歉  
荒之歲還穀停退之令輒在於秋還而至於年還  
則雖值大無例不舉論故每當暑雨其咨農務方  
殷之時輸納之期不踰旬望民情之窮蹙有倍於  
秋冬之納糴顧今畿湖及嶺東麥事告歉捧還之  
節實多可閔各邑之麥凶尤甚年還當捧者分數  
濶狹以一分紓民力之道則其在遇災施惠之政  
亦不為無助矣伏望 下詢廟堂處之焉 上曰

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年還則曾無停退之例  
若值歉歲難捧之時則或有待秋作租之道而秋  
農之稔有未可知且今年麥事便是穴農令諸道  
道臣探問民願商量登聞後更為稟處似好矣左  
議政洪樂性曰臺臣之請雖為民情年還停捧曾  
無其例領相所奏似有商量臣意亦無異同矣右  
議政李福源曰年還停退雖曰無例若值大無之  
時則亦難膠守常例而今年麥事便是穴農停捧  
則或似太過至於待秋作租則秋後納糴之難甚  
於麥還未知民情之果以為便也 上曰臺臣之

奉常寺郎廳  
六品中窠自  
辟久任事

言實為目下急務而領左相意見亦有所據即自  
本司知委三道道伯俾各詳細報來以為從長置  
處之地可也奉常提調金文淳曰臣於太常事有  
所仰達者矣本寺事積弊相仍不一其端今至於  
莫可收拾之境苟求其一分可抹之道專在於郎  
官之委任而蓋本寺郎官負數雖多反有推諉之  
舉除遷或頻又無擔着之人吏不知戢事皆襲謬  
莫重祭享衙門寧有如許體面今若依米布各司  
自辟郎廳例六品以上窠中一窠毋論文之曾經  
侍從蔭之已試守宰極擇自辟專意久任祭需封

進之節貢物檢察之方使之主管舉行則庶責其  
成效係是官制變通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  
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太常本是文職從前  
無蔭官差出之規今不可創開而苟能擇人中官  
中亦豈無蘇殘祛弊之才乎勿論已通清未通清  
自本寺徃復銓曹各別擇差依兵曹軍色郎廳例  
不許教遞政望則懸註差祭則懸頃使之專意向  
管俾盡矯抹之方則當有實效矣洪樂性曰久任  
責成專在擇人依領相所奏施行誠好矣 上曰  
依為之

初十日叅 皇壇望拜禮承 命入侍

是日望拜禮罷後有大臣戶惠堂入侍之 命承  
命入侍江原道暗行御史追後入侍領議政徐命  
善曰即見江原道暗行御史李夔別單則其一論  
軍政事也一自各邑陞鄉之後疊役疊徵無處無  
之而橫城為甚金城次之金城則已使該縣令查  
出填代而橫城之六百束伍疊役過半甚至有八  
歲馬兵三歲武學而所謂新鄉則日加月增並與  
連姻族黨得免身役者殆至五百人其中用事之  
人徒輕重決罪而新鄉之名一切革罷使之移屬

關東暗行別

單回啓

軍政

他役云矣此莫非蔘價添補之害而至若陞鄉捧  
賂尤是不正名色中最甚者為守令者如有一分  
嚴畏之心何敢恣行不法若是無忌乎所當一一  
摘發嚴加勘律而便同令前雖不絕覈從今以往  
如或以陞鄉二字更入於登聞中則當該守令施  
以贓污之律不飭道臣徒重嚴處而為先自橫城  
革罷新鄉移屬他役其餘諸邑次第查櫛俾絕積  
久奸弊之意分付該道及諸道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其一論蔘弊事也其抹弊之論曰京  
貢今不敢復望添價又不可卒革若止此數而更

蔘弊

無增加則小民之福也今於詳定元價外又定添價幾何一依京貢例受價之後其舉行之善不善專責其人不關本邑則更加之弊庶或息原州別出蔘商無與於他邑之商恐合均一之道似無偏重之歎云矣此言或似有據而各邑添價多寡不一今欲齊其不齊則惟其益寡之邑得無加歛之慮乎原州之只給元價通力買納蓋以列邑蔘商盡是原州人之故也若使則出蔘商則又將別討添價原州之民豈不稱冤乎此所謂祛一弊而生一弊並姑置之何如 上曰判府事及左右相之

意何如判府事鄭弘淳曰蔘商元定本價之外更加高騰橫侵各邑已是莫大之弊而此猶不足復望一依京貢之例者誠可痛也蓋蔘商本是一道難支之弊自各邑隨其土產各自備細則豈有不可為之理而蔘商皆是營下人之故惟恐其失利必欲沮戲此習不革則蔘弊無可正之日矣至若原州蔘商之欲為加定其計似不但已况道臣守令足不變通之事何必至於上聞此則誠未安矣左議政洪樂性曰關東蔘商通一道莫大之弊到今實無矯揉之道而至於原州別出蔘商之論恐

生州民無窮之弊今不可容易議之矣右議政李福源曰關東貢蔘亦是任土之貢則勿責本邑而專委蔘商事體未安至於原州之獨以本邑之貢分責他邑之商果似如何矣上曰諸重臣之意何如行戶曹判書金華鎮曰關東蔘商之弊臣未詳知存罷當否有難仰對而蔘價添給一欸不可輕議矣宣惠廳堂上鄭民始曰蔘商輩每以關封之說恐嚇列邑故不得不有此添給之舉今難欲勿責本邑專責蔘商其勢未由蓋內局蔘品之漸劣各邑添價之益增其弊專在於蔘商若不於此

矯革則恐無方便之道矣刑曹判書徐有隣曰臣於關東蔘商事既不詳其利害存罷當否不敢臆對矣上曰承旨曾經本道伯亦陳所見可也行左承旨金尚集曰本道蔘弊臣於年前按藩時果有所稔知而善變無策有難輕議矣至若道內各邑皆有蔘商皆有添價而原州之獨無者蓋以各邑蔘商盡是原州之人故自本官只授元價質納而初無添價出給今若別定本州蔘商則添價徵索勢所必至其欲矯弊者反為生弊矣上曰御史詳陳所見可也御史李夔曰蔘價多竄各邑



踏驗

不同多則十八九兩少不下十四五兩若從輕磨鍊以一定之價通行列邑俾不得增減則更加之弊庶幾少息而別之原州荃商無所干與於他邑諸商然後雖從輕磨鍊荃商亦無不願之理矣徐命善曰大變小變俱無好據道理若欲隨時隨改則如掃塵然終無釐正之日姑且仍舊以待思得良策而處之似好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其一論踏驗事也道內未量乃是八邑而淮陽金城則並與踏驗而久廢常時不均之歎已多民怨災歲沉亡之多亦由此弊第有要約之法或可施行

者元帳付內取時存實數較其一面之幅圓長短出品厚薄以定其幾結又於各里一如分面之法仍令里中解事者逐田踏驗使排卜數則雖欲不均其勢未由此可為一分矯揉之道云矣踏驗乃是逐年應行之事因循不行守令之責也若於秋成後試用此法於一二面如果無弊而有效則次第行之抑似無妨今道臣議及守宰採取物情出意見論理狀聞後更為稟處何如 上曰御史所見何如李夔曰淮陽則尚用壬申出總金城則尚用己丑捧單其間多年豈無陳起之不同而無所

區別專由於踏驗之久不行也新起無稅多是豪  
右之田舊陳白徵無非窮民之士故踏驗之議所  
以沮閣而不均之歎作一痼弊臣之必欲一番踏  
驗者蓋以此也而如或以為猝難行之則上所陳  
惡約之法或可有助故敢達矣 上曰判府事及  
左右相之意何如鄭弘淳曰秋後踏驗自是各邑  
應行之事淮陽金城之或三十年或十年不為踏  
驗終非法意矯揉之方飭勵之道專在道臣守令  
不當上煩朝廷矣洪樂性曰年年踏既驗是通一  
道應行之事則淮陽金城之許多年獨不舉行誠

甚可恠令道臣更探物情狀聞後處之恐合事宜  
矣李福源曰嶺西未量邑之不能逐年踏驗者久  
成謬例不獨淮金兩邑之為然而土俗各有規  
大體踈而不失方便濶狹專在守令不足以上煩  
朝廷如欲大加厚正則改量之外更無他道矣  
上曰右相之言好矣改量一欵從後為之事曾有朝  
令而至於踏驗不必上煩以此意申飭道臣可也  
徐命善曰其一論搜穀事也江陵還穀中耳年稷  
合為二萬餘石淮陽耳年稷合為一萬三千餘石  
今年皆已盡分來頭捧糶即一民弊江陵之民皆

朝講  
孟子

願以米豆太畚半準折搜色淮陽之民耳年稷各  
三分一金城之民耳年二千石亦願準折待秋搜  
納云矣既已準折則無害於官且待秋成則有益  
於民並從民願恐不害為公私俱便之道依此許  
施之意分付道臣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其餘諸条並令各該司直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一日朝講入侍

朝講入侍領事徐命善同知事李性源特進官尹  
東督鄭好仁大司憲李在協承旨李時秀玉堂沈  
念祖沈樂洙司諫權儼假主書李顯道兼春秋金

健修金鳳顯以次進伏講孟子自孟子去齊止不  
受也儒臣陳文義訖徐命善曰君之使臣臣之事  
君不出於禮義兩端而禮則有常義則有權此章  
孔氏之說以仕而受祿屬之於禮不受齊祿屬之  
於義者誠得之矣夫去就久速譬如冷暖固在其  
人自處之如何而上之人亦必以禮義廉恥風動  
勸戒然後世重名節人思砥礪凡於辭受之際務  
合經權之中伏願於此深留 聖意焉 上曰所  
陳好矣徐命善曰兵曹判書鄭好仁本兼俱是劇  
務所帶金吾之任今姑許遞何如 上曰依為之

請對  
祈雨祭親行  
請寢事

二十二日與僚相詣闕請對

政院啓曰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洪樂性右議政李福源有稟達事來詣請對矣上命禮房承旨往傳下教曰大臣請對何可不為召見而今日則予不以生人自處故雖大臣亦不得召接未知以何事請對所懷書入臣等書進所懷曰臣等固知今日求對之極為惶悚而即伏見傳教下者有親行祈雨之命見今一需尚遲三農差晚丙枕靡安於夙宵殷禮親將於郊壇而憫旱憂民之聖意溢於辭表臣等職在輔弼固當將順之不暇第

伏念浹旬齋居之餘聖候始未復常此時勞動徹曉將事下情萬萬焦迫相率求對欲請撰行而今承所懷書入之教尤不勝抑鬱之忱伏乞借臣等方寸之地俾得以畢其辭焉上又命禮房承旨往傳下教曰予雖不欲親行大臣固當力爭而今此求對誠是意外特以敬禮之意命承旨往諭予意須勿更煩可也不得已相率退出

二十三日差南壇祈雨祭獻官

是日親傳香時上笑謂賤臣曰卿等之昨日求對豈不萬萬過中乎苟不示牢拒之意則卿等必

南壇行祭後  
還宮時涼傘  
不備事請寢

不退去故不得不使卿等無聊矣臣對曰臣等亦知聖心之難回而特以焦迫之情有此求對之舉矣

二十四日 還宮時駕前入侍

是日南壇行祭後進詣舉動所 上將以步輦還宮臣進伏路左 上顧臣曰卿有何可奏之事乎臣對曰臣瞻望天顏近甚顛頓而當此極熱法駕不備涼傘不御下情不任焦煎敢此仰請矣上曰為民祈雨不得雨而還予實無對民之顏又何必備法駕而御涼傘乎臣曰宸誠所格靈應

常參

必至今於牲粢之纔撤遽謂霈澤之尚遲不亦太早乎 上曰卿勿復言決無允從之理矣

二十六日常參次對入侍

常參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前此豈無如此之旱而我 聖上臨御以後雨暘咸若年穀屢登未嘗以咎徵為患故初當極無之時 聖心倍加憂惕責躬減膳處誠親禱郊壇之圭璧纔撤滂沱之靈應不忒此實 殿下方寸上所得臣等不勝欽仰攢頌而乍沾旋霽烈陽杲杲節序漸近初庚秧坂舉皆龜拆夫 宸誠已格笑猶未弭天心已

豫惠猶未卒者靜言厥由豈無所召念臣人雖無  
似職則元輔而六載虛縻一味尸素既不能體宵  
旰之憂導揚德意又不能任變理之策允釐庶績  
凡今之治不後志澤不下究以至於民生之困悴  
災沴之疊見何莫非臣等不職之罪而况當國儲  
罄竭終致無前之大歎則賙賑接濟之方其將畀  
之於憤憤如臣而不復恤國計民事之多少狼狽  
乎向來副學之奏日昨堂劄憲啓之語皆有侵及  
廟堂者而簿書期會臣亦不能以是譏臣可謂望  
之太厚臣固不敢為引義之計而至若論音中彌

辭免

京畿還轍傳  
退及代捧

綸二字亦出責備之 教臣於此尤不知置身之  
所也臣意目下修省之要毋出於斥退臣身改卜  
賢德俾不至公私兩病此非臣應文之例讓伏乞  
深留聖意早賜處分焉 上曰過矣災異之作由  
予一人於卿等何有徐命善曰此京畿監司李亨  
達狀啓也以為麥農失稔處停退或代捧間詳察  
民勢之緩急參量穀數之多寡代捧與本色畝互  
區別分等磨鍊開錄于左請令廟堂稟處矣代捧  
之數為二萬二千九十石驟者則似過多而本色  
準捧又為三萬五千八十石則排給種糧綽有餘

開城府年還  
待秋折捧

裕且 特教停退既出為民之 盛意多數分給  
自是諸道之痼弊趨此搜作未使省減不害為廣  
惠薊瘼之實政依狀請施行事分付何如 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開城留守鄭昌順報備局  
辭緣則以為常平廳會付年穀之數至於五百八  
十三石之多差過一年則腐傷生虫便誠無用之  
物種子外限一千石從民願以租太待秋折捧為  
請矣年還之多久為民弊作租之令曾已行會而  
今當麥歉又有停退之 命趨此搜作實為兩便  
之道依所請租太間一從民願待秋折捧事分付

關東年還待  
秋換捧

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因 特教關東  
年還作租依道臣狀請許施事才已行會矣即見  
江原監司金憲報備局辭緣則以為嶺西水田甚  
少難以一例搜租以租太粟折米舉行為請矣搜  
穀則大除民弊折米則不失元數而田多苗少難  
責純租峽邑事勢無恠如此年還搜捧之代依所  
請以三色穀待秋準折以捧事分付何如 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備荒之道固宜預講而農節雖  
晚秋事未判移粟移民姑無可論即今預為之備  
者惟在於買遷生穀若得雨而免歉則以其餘剩

會錄於賑穀苟至設賑之境則以此補用蓋是自  
前通行之規亦為目下急先之務而諸道旱災之  
淺深農形之得失姑未詳知且其質遷幹辦之方  
財力惟移之道自京司亦難遙度則有不可的定  
指揮為先爰關於諸道道臣詳察道內之事情商  
量辦穀之要道論理狀聞後以為講確稟處之地  
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預備之方既以探問  
諸道之意仰達矣自外方措處者則道臣自當設  
施而至於自京責應之道宜有主張舉行之人今  
若以各道勾管堂上專界一道之事委任而責成

惠堂差下

之凡於一啓一報之來該道勾管堂上先為料量  
就議臣等以為登時稟處之地如或有意見不合  
處或以關文或以私書往復道臣俾得以瀾加消  
詳務歸停當似好以此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講究生穀之道專委賑廳而堂上一稟  
久未差出及今備貧相議舉行有不可已禮曹判  
書徐有隣惠廳堂上差下使之察任何如 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咸鏡監司鄭元始狀啓則  
枚舉永興府使沈釋之咸興判官尹昌瀛所報以  
為永興則耳年還分之數甚多不但為弊於常年

永興咸興年  
還耳年還待  
秋準折代捧



若值失稔之時則質遷備納民不能支堪今年會  
內當捧條限一千八百石以太折米代捧咸與則  
年耳兩麥民火穀多糶糶之際為弊滋甚其中一  
萬石雖已移轉於嶺內土地不宜麥農本色準捧  
其勢末由今年會內當捧條三色穀限六千石以  
稷粟米太代捧而並待秋成從便搜作事令廟堂  
稟旨分付為請矣兩邑年還實為病民之資待秋  
搜作乃是抹弊之政道臣既已叅量邑報有此登  
聞依所請以相當穀準折代捧事分付何如上  
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今因勸分言端又有可達者

矣臣頂見嶺東道臣三邑賑啓則金城縣私賑穀  
物後錄中猪豕濁酒亦為混錄此與鹽藿之屬有  
異奏御文字事面屑越本縣之枚報道臣之登聞  
俱甚駭然江原監司金憲從重推考金城縣令李  
命杰待秋成拿問處之何如上曰依為之守令  
到任屬耳從重推考可也徐命善曰今年年還之  
待秋作祖或因特教或因狀請其數不啻夥然  
姑紓難捧之憂不但為目前之實惠而已哀多益  
寘之政亦非不美而若使秋農不如所望待秋之  
令又待明年作租之計仍成舊還則許多國穀公

嶺南已交補  
賑人帖加掩置  
者查出帖文下  
送事

然虛拋所以為民反歸病民事之麥浪孰甚於此  
此則道臣別錄以置開倉之日首先準捧雖或有  
萬一停捧之事年還代捧條則勿入其中必也如  
數會錄事申明知委於各道道臣何如 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日前慶尚監司趙時俊以已交設  
賑時納粟諸人請賞別單京司置而不論為言而聞  
賑廳則其時即為覆啓又自吏曹以帖加成給之  
意覆啓啓下後無端掩置不為成給云判下文書之  
閣而不行至於三年之久以致鄉民之解體至有  
道臣之論啓者事未前有大關後敝吏曹當該堂

上施以譴罷之典此等舉行專在政吏而若是慢  
忽極為痛惡令攸司即為查出從重嚴勘原別單  
既已啓下自吏曹成出帖文下送本道事分付何  
如 上曰依為之日昨傳教亦有云云朝廷今日  
失信已多則別有緩惡何以勵衆此誠切至之論  
即此一事亦可謂失信之端此必該吏作備之致  
其在謝嶺民杜後弊之道豈可尋常勘罪而止即  
令該曹押送本道仍令監司聚會民人各別嚴治  
後其時最遠賑邑定配該堂之罷職亦屬薄勘以  
不叙捧傳旨可也徐命善曰洪忠監司李崇祐既

錦伯擇差

壽差

請齋執頃堂  
官罷職堂下  
宗職人拿處

入於臺啓中必當撕捱如是之際曠務可問今姑  
改差其代令該曹各別擇差使之不多日內辭朝  
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關北勾管堂上有  
關代以行吏曹判書李命植差下嶺南勾管則以  
行戶曹判書金華鎮差下使之察任何如 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嶺南空名帖用餘還送者依頃  
日定式自備局洗草此後則勿為仰稟循例洗草  
何如 上曰依為之堂上者檢洗草後草記之意  
定式可也徐命善曰今番清齋教遣備郎使之摘  
奸則執頃夥然當此 聖念憂旱珪幣躬將之日陪

永災中飭

享之臣何敢偃然在家不即出齋乎其在懲勵之  
道不可無警責堂以上罷職堂下有實職人并  
令該府拿問嚴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其中老病  
人眾所共知實故勿論可也右議政李福源曰生民  
休戚專係田政災頃名色自有定規古無者不可  
增古有者不可減其法甚嚴矣年前度支之臣請  
禁永災名色凡有永災處搜作他灾名至於行會  
施行此固出於軫念經費載抑奸濫之意而論以  
國體則未免苟艱矣朝廷号令所貴一出於正一務  
於實外邑之報灾不實則只當申飭道臣明核嚴

束母使或濫而已今乃以歲歲決不無之求災勒  
加當年之名預慮外方不實之弊先自朝廷行不實  
之令則事之無謂莫甚於此設令每歲增得若干  
結所得者甚少所失者甚大况未必有得乎願令  
國計雖不足堂堂 聖朝豈可行衰世苟且之政  
乎其後一二道臣以此陳弊臣亦屢聞守令之言  
事關國家大體銷刻小嫌有不足恤分付該曹未  
灾名色依前從實磨勘之意知委諸道何如 上  
曰領左相之意何如徐命善曰年前戶判陳達時  
伏承 下詢臣以有司之臣則固當如此仰對矣

今僚相所奏卽是大經大法臣豈以前日所對更  
有崖異於其間耶左議政洪樂性曰臣於闕外聞  
右相之言果是經論此等處恐不可拘於銷刻之  
嫌矣 上曰戶判亦陳所見可也戶曹判書金莘  
鎮曰大臣所奏固是守經之論而亦嘗言及於臣  
矣臣之前稟定本非無稽而然也國結一入求  
頃次次裁撻者數十年內殆過十餘萬結若不別  
般變通將無以矯揉此弊臣曾按畿藩時亦見求  
頃名色之防塞已成積久遵行之前例果以查得  
新起充補未頃而如或不足則以當年灾移給使

胥命

坤殿問候

遺漏事

之母至白微勿縮元結之意有所筵稟定或者蓋以此也 上曰右相之言實出守經何論銷刻與否依為之

因李澤微疏胥命金吾有勿待命之命

是日工曹叅議李澤微疏曰嗚呼宮闈深嚴之事固非臣所可語到而臣於春間臺職時忝登賓筵親聽大臣問候之言則先候 大朝次及兩 殿而止矣臣俯伏驚疑竊自語于心曰 坤殿問候必無怠置之理而今忽遺漏者何也或者前有筵教而因為寢却耶設有筵教而此在臣鄰極言

力爭之事毋或爭之不得而有此奉承 聖意者耶如是商量而至今未得其說者久噫 中壺之尊即臣民之國母而平日供億凡節一遵常制則何獨於問候之常節忽地廢却而不行乎若然則是有 君父而不知有 國母也若是而其可曰盡臣子之禮節乎臣實不能無憾於 天地之大而中夜訝菀或至於繞壁流涕如臣踈賤乃敢語及如此自知借妄死罪或蒙 聖慈恕其愚察其衷也耶 答曰所陳諸条或有不然者而應旨陳疏當留意 政院啓曰即者議政府錄事來言領

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洪樂性右議政李福源即聞  
工曹叅議李澤微疏語不勝萬萬震怖走伏金吾  
恭俟嚴誅云仍納命旨何以為之敢稟又啓曰卽者  
義禁府都事來言領府事金尚喆判府事鄭存謙  
領議政徐命善判府事鄭弘淳李微之左議政洪  
樂性右議政李福源今方待命於金吾門外云係是  
大臣去就敢啓 傳曰元無可引之事何為而昏命  
反貽廳聞之訝惑勿待命事遣史官傳諭仍傳命  
旨假注書李顯道來宣

與諸大臣聯劄自引

聯劄自引

劄曰伏以臣等忽聞李澤微疏語非常驚惶之極  
走伏金吾恭俟處分卽者近侍儼臨傳宣 聖諭  
特下勿待命之 命且惶且感不省收措噫臣等  
之立朝已久登筵亦多雖昏眊憤憤無一事曉解  
至於前席問候豈不知敬謹體段而人之為言乃  
至於此顧以遵古按例之事勒成虧分闕禮之罪  
意涉恍惚語極危怖况其一二字句語焉於構人  
至犯莫重此尤臣等之罪也雖承無可引之教實  
有不敢安之心茲陳短劄仰瀆崇聽伏乞 聖明  
亟降威罰以快人心以安私分焉 答曰省劄具

悉卿等之懇卿等立朝今幾十年筵席體例豈或  
有絲毫踈昧者哉人之云云付之笑可也卿等如  
未自信更考起居注尤覺瞭如指掌卿等之短劄  
自引予則曰反有自輕之嫌重涉貽累之慮卿  
等胡不念此胡不念此卿等安心勿辭卽起視事  
仍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諸大臣兼春秋  
睦祖末來宣○二十七日工曹叅議李澤徵疏曰  
伏以臣昏愚蔑識全不曉國朝典禮妄以願忠之  
心治上一疏而語多顛錯罪犯干冒律以邦憲馬  
違鉄鉞之誅而乃蒙聖度天大即賜温批臣方

以罪為榮九頓感泣昨伏見諸大臣聯劄後 聖  
批慰勉之教臣於是自不覺五體投地益驗近日  
恩眷反招臣過福之灾而臣死期將迫猝犯此萬  
戮猶輕之罪也蓋臣本情豈有一毫他意只是因  
極之恩無以報答且於郊壇求言之 教寸衷一  
倍自激而臣於 先朝筵席每見內殿問候並及  
坤殿故果有訝惑於中而竊自附於有懷無隱而  
已至若起居注常典之如此臣何以依倚知之乎  
臣若有知於此則空然干犯死罪決是人理常情  
之外天日在上庶蒙照燭而雖以閣臣入對之節

言之臣則但訝其不出朝報有妨禮貌而不知摛  
文院日記儀節班班可考莫非臣昏謬鄉閭全昧  
邦例之致臣惡於應旨信筆構疏而自是踈逖之  
蹤本不閑習於奏御文字若其字句間隨處瘡疣  
又豈無種種辜犯而過蒙一例庇覆納污藏疾臣  
之得保性命罔非我 聖上河海之量臣非木石  
安得不感淚被面繼之以血乎臣今老而垂死墻  
壁無依揆以人情寧欲得罪於體國諸大臣而不  
少恕究直矧臣於有意講陷之科臣誠慚悚悶塞  
無面可顯臣既負罪如此而願安敢晏然在職不

思所以陳情首實之道乎茲敢席藁私次冒萬死  
哀籲臣尤罪上添罪若無所歸伏乞 聖慈亟命  
削臣之職律臣之罪以為人臣昧事妄言者之戒  
云云 傳曰聞入侍承旨所奏李澤徵辭職疏有  
不敢循例捧入云故誠令特入言似引罪猥屑極  
矣工曹叅議李澤徵辭職上疏給之

二十八日遣史官下詢造朝之期

是日兼春秋金健修出來口傳 下教曰昨日  
景慕宮展拜時何為不入來耶明日次對則欲為  
進叅耶臣對曰昨日適有賤疾不得趨詣至今惶



次對

悚而明日次對則方欲力疾進參矣

二十九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臣等之日昨所遭不但臣等私義之萬萬震怖為臣等之擠陷語犯於莫重之地此皆臣等之罪也 上曰此莫非予之自反處也雖以匹庶言之苟使人語及他家則猶不堪其羞愧况此君之於臣而此何等莫重大之事也一䟽再䟽視若茶飯乃若是容易說到乎大抵人臣事君之道君父國母之間或有形迹間可言之事則固當小則涕泣而陳之大則生死

而以之鉄鉞而不避誅殛而不怕而此則有大不然者初無一毫近似之事而今乃指無為有粧撰為說甚至於予所不言者而謂之以造教內而架虛外而眩人政府謂此言奚為而至者也惟李澤徵願何足深責而况渠以鄉曲踈逖之蹤起廢吹噓今纔屬耳既之間見則渠何能以獨辦出此箇䟽舉乎然則不獨朝廷之羞恥即予之羞恥也此予所謂自反者也且非但予所自反而自愧者此言一出自然流入當著之地亦以為大不安焉蓋初䟽予不但以寬容之意隨例賜批而已顧今世

道日下民彞物則殆將掃地而無餘矣一自此疏  
之出只為驟者外面未及深諒裏許必將以訛傳  
訛囂囂靡定故予實左右思惟不得不以順物情  
從時義之意不過隨來隨應而止至若問候一欵  
卿等立朝已久致位至此寧或未諳故例初出此  
無前之事耶攷諸堂后日記則不但初無擬見搜  
之藥院啓辭則亦又元不載錄 列聖朝傳來古  
規本無已行之例在卿等今何有可引之義乎勿  
以此更事提說可也且渠之再疏雖曰耳聞於  
先朝之時云爾自渠立朝以後溯閱政院日記則

初不登於 坤殿問候之筵所謂親聞者未知從何處  
聞之而今乃以莫重之事如是實言於君父之前  
不火留難乎世道至此人心至此環顧拊念無非  
予自反者而予果焉於自反姑不暇皂白於此事  
卿等不可不知予此意卿等於此更安有一分難  
安之心乎大義所在關係至重卿等必念此義矣  
徐命善曰 聖教及此臣等愈益惶慄此其設心  
造意專出於戕殺臣等渠雖急於戕殺安敢以皆  
遵常節豈因 聖教等語臆度而為之辭乎 上  
曰予以內閣事業欲一番洞諭于卿等而既無自

內閣設始事  
下諭

下擔着之事故每為因循迄今而尚不得宣予本  
意矣卿等及凡今位在卿宰出入通列者則豈不  
知設閣之意而至於在外踈逖者則亦豈能盡知  
予本意之如此乎惟彼踈逖之人若無近密之宣  
揚予意則何由而知之也此盖由於出入予左右  
者不能先事而對揚以致外間之猶未洞知此則  
上自卿等宜所以自反者也卿等即登前席今日  
適有言端予當以設閣之顛末予意之攸在為卿  
等逐条一諭也一則設置內閣之意不但遠倣唐  
宋明已例試以我朝言之昔在 光廟朝肇置奎

章閣設大提學直提學直閣待教等官逆當時才  
學之士貴一代文明之治而自是以後遂廢不復  
逮于 肅廟朝嘗有意於復設古制歲在甲戌以  
御筆大書奎章閣三字額奉安于宗正寺之煨章  
閣而 至意未遂此事竟廢及予小子乃於嗣服  
之初敢效追述之誠始置內閣于禁中將欲移安  
御額于內閣而奉揭今此建閣即不過承 光廟  
已行之制逮 肅廟未遑之典而已然此猶屬設  
閣之外面小節也予之本意別有在焉噫粵在貳  
極備經百艱及至初政首除戚畹之一番濁亂者

必欲使朝著清明世道底定者卽予一副苦心也  
蓋當日之甘心國家讐視君父者戚里也謀危國  
本必欲沮戲者戚里也畢竟天佑東方次第夷滅  
者亦戚里也戚里之禍人家邦者自古已然而未  
有若當日之凜乎如一髮者也至於宦寺則居大  
內深密之處通戚里幽陰之徑聲氣相聯首尾互  
結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予自幼少時觀破窩巖  
一截裁抑使不得出氣肆行以是之故失意快快  
之輩積忤寡躬潛蓄寡躬平日之最所親信者數  
宦外內交聯先後相應或通俠七之賊而暮夜入

室或通占房之謀而暗地理凶嚙失於範吉前矛  
於能賊甚於龜獐謙三賊仗為爪牙結為腹心  
凡予之動靜云為飲食起居作為爛報傳若間謀  
駭機毒鋒迫在呼吸予於是時實不知稅駕於何  
地而幸賴先大王日月之明得保有今日到今  
追理噫亦危矣苟求其禍本亂根一則戚里一則  
宦寺御極之初首先掃蕩每念戚宦二字輒覺齒  
酸而心寒內而宦寺如此此外而戚里如此然則凡  
予之所恃所倚者惟是外廷諸臣願今在通列而  
託以契遇者廷臣也布朝班而作為藩屏者廷臣

也苟使戚里復蕃有乃心王室之人決不復進用  
是予一副所執而移易不得搖奪不得者也且予  
凡於聲色貨利一切泊如天性卽然素習難廻雖  
欲強勉而猶不可得焉見今國力雖曰耗虛而若  
使予欲窮耳目之所好則綺羅黛綠有不足於左  
右歟樓臺苑囿有不足於前後歟入而處內惟心  
所縱則外廷之臣其何能以知之歟然而予每謂  
於此數事庶幾無不可對入言者此非予操履有  
工實可見習性使然然則其所與遊者惟是朝廷  
士大夫也噫喬木世臣之後任棟樑王室之義苑

為元氣支得我四百年 宗國者惟士大夫是已  
高尚風裁矜式朝廷者士大夫也維特清議扶植正  
氣者士大夫也叅贊訃謨彌綸黻者亦士大夫也我  
朝立國專尚士大夫則人君為治捨此士夫而何以  
哉予用是為俱首建內閣選于廷臣俾掌其職澤  
徵䟽中所謂友臣云者意雖異而語則然矣大抵  
國朝設官近密之職固非一司而但政院則不但  
職是六窠官亦數遞本以文蔭武三班并進錯用  
初非極選之地玉堂則若稽設官之初則至清且  
華妙選極棟而挽近以來其選漸廣其數漸多立

朝新進若非三司一路則實無進身之路而若修  
復古制用代內閣則亦有行不得之事叅古酌今  
不得已有內閣之別置矣且予素癖於文墨從事  
每於機務之暇聊與閣中諸臣凡於經史討論民  
生疾苦治政得失前代理辭隨意搜獵實有鄰哉  
之意焉惟予建閣之本意職由是也卿等庶或知  
之矣一則且予之設閣又有深意存焉大抵今世  
之人委靡頹惰便成習俗淬勵無望振作無期士  
大夫名節文學其將掃地而無餘予以一分矯救  
之道特置內閣崇獎文華則要為他激勸之道也

設置華貫則要為他聳動之資也又欲使閣中先  
進之流端厥出處整以威儀以為矜式標準之地  
蓋予之至意而豈是徒設虛啣只足以榮其身而  
已哉是以向日綸音中崇獎詞藝徒歸虛文云者  
蓋慮其無實效之意也未知在閣諸臣亦能知予  
心否耶一則自古近臣二字在上者聽之可嫌在  
下者處之可惧此則有大不然者孟子曰王無親  
臣又曰觀遠臣必自近臣始近臣之名自孟子時  
已然而近者親也人君御國豈無所親近之臣也  
大抵上之臨下雖當一視遠近而君如用人則如

進學之工寧可無由親及疎自近至遠之別也粵  
在集賢盛際或字呼儒臣或步臨月夜貂裘玉盃  
之賜御膳黃封之頒傳為勝事留作羨談至於  
仁孝顯庸四聖之間引接儒臣或多有不拘禮數  
之事然古今異宜之故予則為憂也深為慮也遠  
以本院之太廡禁苑移設於玉堂之旁意亦豈偶  
爾也倘予彷彿有集賢古事則人謂之變異亦可  
也一則國朝之禮待儒臣不但 列朝皆然雖  
先朝末年予嘗仰觀每於夜對講罷必賜盛饌使  
之盡醉而退近日則為念經費且戒濫觴凡於引

接閣臣之時不曾賜一盃內醞此則卿等想亦聞  
之矣一則予所專尚外朝者自成規模牢不可破  
而至於官品分設各寓深意蓋置提學直提學直  
閣待教等六員又置檢校之任提學雖大官亦兼  
之直提學則自堂上而至於亞卿直閣則自堂下  
而至於堂上待教則自叅下而至於叅上而必以  
色目叅互進用人君雖不可以色目用人而此則  
予自有深量者大抵自大臣而至於叅下者為慮  
其偏取一人門路不廣也隨色目而互相鋪置者  
為慮其偏取一邊遴選或狹也然而設閣未久廷

臣之居是職者尚不得為十之一二則自方外而視先進謂之太偏亦可也但此有所不然者集賢初設其筵極少而若使行之已久就次登庸則膺筵者自當漸多與他司殆無異矣今於內閣亦然若使未及被筵者才學俱宜地望允卞則可以循級進步不患不而若以少多為嫌者其說亦未通矣且自古人主初誤於戚里末乃柄用外朝者有之矣初用外朝終反歸於戚里者未之聞也蓋濟濟王臣布列外廷用此人不可則更用他人用他人又不可則又求可堪之人用之則此何所不可而

今若曰試用外朝而倘或有不愜者通朝廷而全不可用云亦則此謂因噎而廢食決是行不得之事矣是日先行畫講儒臣因文義以去奢得人備陳生射救荒之策徐命善曰俄者儒臣以去奢得人數陳文義甚切而去奢之可以生財實理雖應如此猶屬積久之效至於救荒之不可不得人正為目下之急先務蓋救荒而不得人則雖儲穀如山畢竟不免於浪費而實惠未究民窮自如矣今欲得人方伯守令之為長民之官者固當另擇而方伯守令假使得人為無廟堂之自內接應則



因北評事所奏  
軍契海樂臣  
正事回啓

凡係全活之方又安能相議措處乎若臣者不特  
才識之不逮立朝以後適未當賑濟之責設施條  
例本自茫昧况以已朽之精力俱此無前之飢饉  
勢必左右顧而莫知所為國事之狼狽當復如何此非  
臣一毫假飾之言惟願早賜斥退以幸公私焉 上曰當  
此憂虞溢目之時以卿體國之誠豈可為應文之例讓  
乎且予捨卿而誰與共國更勿控辭焉徐命善曰因  
前北評事尹尚東所啓以六鎮軍額之不均兩邑海夫  
之有弊並請變通厘正而有次對稟處之 命矣  
民戶則頗移軍額則如舊不均之歎難充之慮無

恠其如此儒臣新自北路稔知其弊所當分付道  
帥臣刷還其民戶汰定其軍額而經賑之餘又值  
灾年此時簽括必多繹騷之患今姑安餘以待年  
豐至於明吉所納司宰監人情条則頃者北關道  
臣以此論報備局非不知海夫難支之端而此不  
但為詳定所載初貢時元定數文而中間大口變  
為明太四十馱增為九十馱因道臣所報一依詳  
定条釐正軫念海夫亦云多矣今若並與元詳定  
而減革則都下貢民亦豈不稱寃乎此一歎置之  
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每當水旱預備賙

賑之時為守令者輒抄境內富民封其藏貸其錢  
畢竟多不還報此與勸分納粟有異已極不羨而  
其他夤緣操縱之弊不可勝言亦或有初非富民  
而橫被其患者日前傳教中豈必責出富民蓋歲  
之教有若明見萬里臣不勝欽仰感歎目今旱災  
一向如此秋農之登稔有未可必外邑稱以預備  
如有此等弊端道臣各別嚴禁隨現論罪事為先  
申飭諸道何如 上曰所奏甚好各別申飭如是  
申飭之後如有現發之弊則自監司難免重勘以  
此措辭行會可也徐命善曰日前臺臣以抄出麥

歉邑優給還穀之意陳啓蒙 允矣此蓋出於軫  
恤民窮之意而第今年加分與代租其數不啻夥  
然秋農如或失望則難捧之慮不言可想而又添  
給別還以益其催科之苦則所以恤窮適足貽弊  
且牟麥雖未免歉猶足以納糴而 特命停退者  
或慮其瓶罌盡傾農糧不給故也今於分留之後  
又為還分太無限節分付道臣觀勢舉行俾無前頭  
難處之端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春間因  
梁山郡守李師瀛上疏本郡防堰事軍額移定事  
下納變通事更令道臣商量啓聞後稟處事覆啓

梁山採藥諸  
條置之

分付矣卽見慶尚監司趙時俊狀啓則以為本郡  
邑基低下水道差高墊沒之患其勢必至若其永  
久之道在於增築舊堤益掘新浦而當此災歲決  
不可遽爾經紀待年豐舉行軍額事民火軍多無  
邑不然移此添彼為一弊端各營屬軍兵既是刊  
冊所付則輕議減額亦甚重難下納相搜事下納則一  
石所費不過斛上加升条五升上納則一石所入  
合為三斗梁民之移送固是為惠他邑之搜受亦  
係初弊窒碍多端變通無路云矣等堤掘浦事為  
役浩大調發丁夫至及鄰邑賑餘殘氓瘡痍未蘇

殿最申飭

又當災歲釋騷可念待豐之請儘有商量又若軍  
額之移送稅納之相搜道臣既以事勢窒碍矯揉  
無策為言則亦不可遽議變通並姑置之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守令遷易雖是民邑貽弊  
之端而如果不治則其為病民矣但至於貽弊而  
已况當災年接濟之策專在守令決不可拘顏牢  
勢掩護仍置使無辜之民偏被其害也見今貽月  
隔日考績不遠申嚴之意另飭諸道京司卽官亦  
是守令之階梯一體申飭俾有實效何如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今則各道句管與前有異不可

壽差

請對

祈雨祭親行

請寢事

病未赴對上

劄自引

暫曠關西向管堂上有關代右叅贊鄭尚淳差下使之察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

六月初一日請對入侍

以社壇祈雨祭 親行請寢事時原任大臣請對入侍蓋

因 聖候微有欠有妨於節宣之方故諸大臣迭陳力請

遂承攝儀之命

初五日病未赴對上劄自引

劄曰伏以臣於初一筵退之路重觸暑風於失汗

之餘歸即肢體寒粟精昏瞽從以肥熱內烘頭疼

如碎蚤夜呻痛食飲全却者已數日矣願今早維棘

聖念憂惕詢訪屢勤於前席絲綸日下於四方

臣雖憤憤充位無一策仰禪而此時言病義實不

敢日次賓對昨已出令計將加意調息擔舁趨叅

夜未病情轉覺添劇欲起還仆蠢動無望此蓋衰

朽已甚真元積脫一時表氣抵敵不得茲將短劄

冒陳疾痛之呼伏枕惶惶如添一病伏乞 聖明

亟降威罰以彰闕禮者之罪千萬顯祝答曰省劄

具悉卿懇慎節極用悶慮况今旱災無前調將易

致宜卿須安心勿辭益加善攝仍 傳曰此批答

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假注書馬思仁來宣

初六日遣史官別諭

傳曰向因卿等請對勉循卿等之請

甘雨方

濠大霽可期予果以靜以俟之之意言及卿等兼軫動駕時軍民之勞苦許令遣官攝事跡近占便心或不懈庶幾獲荷真庥已過多日旱災愈酷不得已有躬禱之命焉到今卿等設或來請晉接決難從施如是之際徒欠誠實予亦豈不迫阨乎卿等諒此切勿煩請兼春秋金宗漢來宣傳曰聞卿有慎節不但庚炎轉甚見又蒸熱無前明日陪班祭班切勿進叅必須安心善攝事遣史官傳諭于

附奏

領議政相當藥物令內局賫傳假注書馬思仁來宣吏曹獻官單子傳曰亞獻官以他大臣填差望單改修正以入事分付假注書馬思仁書啓臣敬奉聖諭馳往傳諭于議政府領議政徐命善所住備邊司齋宿處則以為臣於病伏中伏聞有郊壇親祭之命下情萬萬焦迫而特諭丁寧之下不敢為求對力請之訃泯然退伏亦非私心之所敢安朝與僚相齊會闕下仍為清齋之地矣千萬匪意史官儼臨傳宣聖諭俯軫狗馬賤疾特下陪班祭班切勿進叅之教至於藥物賫傳之命

尤出愛欲其生之至意賤臣之曠職已多而聖  
上之垂念深勤惶愧感泣內知置身之所也所差  
享官既有付標之命今無效誠之路而當此  
至尊衝炎動駕徹宵將事之辰在臣分義道理一  
息未泯之前何敢憑藉聖教偃息私次以重陷  
於虧闕情禮之罪乎雖以賤疾言之一時感冒今  
亦向差不至於過煩聖慮謹當祇隨羽旄之後  
粗伸駿奔之誠而倉卒附奏語涉煩猥益不勝戰  
恐云矣敢啓 答曰知道

承命入侍

傳曰齋宿大臣入侍注書李祖承來宣承 命入侍  
上以雨勢方霈下詢動駕當否諸大臣皆以還  
寢為請 上命書傳教曰事神之道戒在瀆褻  
見方黝雲尚濃雨勢不息霈然之澤正宜坐而俟  
之祈雨之祭冒雨而行霈服將事易致失容已乖  
禮經不祭之訓至於百官諸軍沾濕之苦猶屬第  
二件事也且考故事往在二去壬寅將行北郊祈  
雨因隔日得雨旋 命觀勢設行雖謂之事不偶  
爾可也典祀停否事係至重延問諸大臣僉議皆以  
為然初八日北郊祈雨祭姑為觀勢設行明日動

次對

訓局設此事

令廟堂稟處

駕下教置之以此卽為分付

初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知中樞府事具善復上疏也盛陳訓局殘弊之狀仍請量外可合設屯處從便折受需用而批旨有令廟堂稟處之命矣本局之設最重於諸營宿衛之緊亦莫如親兵而儲蓄蕩然凋殘轉甚今則已至於莫可支保之境平時若此緩急何恃雖欲矯揉無他良策而惟是設屯之請最似無弊試令本局採探其閑曠無碍者數三處往復廟堂完定後或草記或進稟

舉行事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今此甘霈實我聖上方寸所得節序雖云差晚中伏尚有多日若使雨暘適中霜降稍遲則卽今所移之秧豈無有秋之望而但小民無知或慮其未見食實之效徒有執卜之弊不欲勤力任其陳棄者必多有之此則朝家當有區別祥覈之道各其邑守令躬行田疇曉諭農民勿以節晚而解體助糧借牛各別勸課俾無一畝荒廢之患事分付諸道道臣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今年麥農兩南頗登故作租之令初不及於兩南矣近聞以市

次對

價高踊之故各邑作錢作租之請極其紛紜云咸安等八邑以其年還元數之太多春間雖因道臣狀請許令作錢而其他足可捧還處則當此灾年何可不念貯穀之道徒為搜作之計乎已許之八邑外毋論作錢作租切勿輕許以為不虞之備事申飭道臣何如上曰依為之

十四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今年年事得兩以後庶有西成之望而大體愆期恐不可比之常年凡係節損之方宜無所不用其極式年科期只隔一

科費泛簡事

申飭

月既是大比雖難退行場屋浮費試官供億實為民邑之巨弊若不另加裁省豈朝家軫念灾歲之意哉今番諸道大小科場所入各別量減支待亦令從簡事預先知委於諸道而試邑如或以場屋所用因襲謬例濫歛民間則當該守令啓聞論勘試官如或以支待等節貽弊列邑則亦為隨現重繩事枚舉申飭外方如此則都下貢人之弊宜有顧恤之道應辦責應益加節約之意一體申飭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開城留守鄭昌順狀啓也枚舉白川郡守金安默礪峴僉使金始泳

松管勾管穀  
加分亂之



所報白川餉穀限三分一加分礪峴餉年限三分  
二搜作為請矣來秋之免歉姑未可必今年之加  
分亦既不少苟為目前之計不念難捧之憂已非  
為民省弊之政而若待覆奏而行會始令還分而  
作農則移秧後時實有緩不及之歎該守令之不  
即請報殊甚稽忽推考警責至於年還今當封倉  
搜作之請亦云晚矣樞事若不如意則其所難捧  
麥租何異乎狀內辭意並置之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即聞洪忠道臣以俞恒桂查事親嫌  
不可冒當之意陳疏到院才已還送云異姓大寸

親既非法典應避之嫌則特教行查之下以此引  
義不為舉行揆以事體殊甚未安洪忠監司洪秀  
輔從重推考即速查啓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前府使李陽運以前任甲山時定  
配罪人家屬留接之不能覺察因道啓勘罪矣其  
後同罪之人已被甄叙而此人尚在罷散中云宜  
有一體收叙之道故敢達矣 上曰依為之

十六日差儒生殿講考官○十七日以試官入侍  
是日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湖南勸分人之今日  
所被息榮不但為渠輩誇耀鄉里而已他日積粟

補賑人加資

之類其將視此而激勵 聖意而在臣實欽仰茅  
姜德輝黃千一之嘉善俱是加設帖金和重則未  
及加資在前實職 命下之後多有改出官教之  
例今亦依此舉行金和重體成給折衝 教旨後奉  
承傳備擬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承  
旨做錯雖緣生疎體例所在不可無警同副承旨  
林錫喆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八日 惠慶宮誕日問安 二十一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江原監司金憲狀  
啓也以為寧越反庫時代捧各穀二千二百十七

寧越欠通木麥  
待秋還本米太  
待明年還本

石零內一百十四石零流來代捧不知年數其餘  
二千一百三石零皆是庚子辛丑兩年私代捧者  
虛留各穀又為三百九十九石零前府使李正吾  
罪狀令攷司稟處其中木麥盡入於加分秋捧時  
自當還為本色而田米太七百二十六石零時在  
庫中趁今分給還為本色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  
矣不待朝令擅捧代穀通欠之數又為夥然論其  
罪狀自有本律當該府使李正吾令該府拿問照  
勘年前以本府還穀之逋欠或代捧前後府使查  
出論罪還穀則限年釐正仍為定式則其時必當

溯考久遠反閱究覈今此百餘石不知年數云者  
未知何謂也江原監司金熹推考更令嚴查指名  
現告以為一體拿勘之地木步既已加分秋成後  
還作本色果甚便當而至於米太則今在秋節不  
遠之時不念前頭難捧之慮近千包穀物何可更  
為加分以貽民弊乎木步則待秋還本米太則待  
明年還本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昨日都政童蒙教官以首望頒布中外而入關後  
聞之則初無望筒書入之事云銓曹之不察甚多  
吏曹判書李命植從重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

親年不赴營將  
以道道中軍相提

訓局將官動  
駕咫尺揮扇  
事按問

徐命善曰慶州營將柳鎮豐以挾輦將勤勞有此  
陞品而聞其親年法不當遠赴云與近道中軍相  
提事分付該曹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內  
寺番次極為苟艱而內乘閱百履方在本職汰去  
中勢難察任今姑改差其代令該曹口傳差出何  
如 上曰依為之

承命按問訓局將官

是日義禁府啓曰時囚罪人李仁彬處以傳旨內  
辭意出問目反復嚴問則渠之所供內伊日動駕  
時果以千搃領軍出官時則為先兩還官時則為

後廂而所領軍兵不過一哨則咫尺之地何敢為張扇之計乎且右手則執旗執鞭左手則執轡馭馬雖欲張扇其勢未由云云程拱為說終不吐實故更為各別施威多般窮詰而一向抵賴無意輸款究厥情狀尤極痛駭既有待取服修啓日以聞之命而罪人頑不直招開坐半日啓目不得修入臣等惶恐待罪之意敢啓 傳曰論以國綱既始之事豈因渠之發明而中止乎臺疏之指的姓名有非泛泛風傳之比則渠之終不直告情狀萬萬痛駭然事理無出常情之外大抵赴陣將官右手秉

旗杖鞭左手控轡制馬更安有別手可以揮扇以此委折朝筵亦有提教而左相之言以為武弁素嫻騎馭不必以執轡與否為疑端云云之故予亦然之矣今又思之魯在左手旗右手手設令仁彬嫻於騎馭初不控轡如左相之言以左手豈可揮扇乎至於旗竿別無移把左拳之理以此以彼予則明志其為起疑之一端然十目咸觀衆口喧騰雖欲與仁彬地真所謂無可奈何仁彬之有犯無犯不可不從別歧嚴明覈實然後更加發問目取服政合審克之體伊日動駕時後廂把總哨官及

將校等卽令本都監都提調公解開坐嚴問草  
記如不直招當不拘用棍之意分明事都提調知  
悉舉行其時本局中軍特令殿後後廂之事豈有  
不聞之理一體招致查問事傳于都提調訓練都  
監從事官以都提調意啓曰臣依 下教開坐于  
公解招致本局中軍申大謙及去月二十二日動  
駕時後廂把搃權邁哨官吳道炆鄭履曾孫克  
福金東秀執事崔成崙朴震或李春英別武士金  
光澤林麓李尚喬等反復查問至以無隱直告則  
雖若結怨於一人而掩諱飭辭則自歸於欺罔

天聽之科取捨輕重較然明甚之意丁寧曉喻未  
又威喝恐嚇靡所不至而皆以為李仁彬揮扇一  
事非但不見亦無所聞云中軍申大謙以為傳教之  
下雖有自犯固當首實之不暇况於他人之事何  
足顧惜而不為直陳乎李仁彬之揮扇與否竊無  
所見云執事崔成崙以為矣身既以千搃之差官  
故伊日事終始目覩李仁彬本來殘弱而所騎之  
馬悍甚難制故仁彬不能放心坐鞍張扇揮扇非  
所可論元來手中初不把扇雖被嚴棍何可誣人  
云其他中軍千搃隨行下人亦為嚴加究問而同

然一辭箇箇發明以此見之則本局軍校之無一  
忝見明白無疑臣伏承查實之命而終不能覈  
得且因軍校之散在各處聚會之際自致遲滯不  
勝惶恐之意敢啓 傳曰知道卿之查實如此到  
今有難更問於李仁彬徒傷事體然查未究竟向  
後處分如之何未知卿意云何卿其忝量指一草  
記可也 訓鍊都監從事官以都提調意啓曰伏承  
批旨有忝量指一草記之命矣李仁彬若有揮扇  
之事則渠雖萬萬無狀 特教嚴問之下必無一  
向隱諱之理而金吾所供既無端緒本局查事又

未覈得臣於其間不能無疑臺諫所論出自風聞  
而行查不實自歸落空從前如此之事非止一二  
而臺臣不以為嫌國體亦無所損 聖批中有難  
更問之教誠為至當敢貢愚見恭俟處分之意敢  
啓 傳曰李仁彬亦有人心到此地頭理無終諱  
之事况卿多般行查不惟不得實狀疑端乃反層  
出卿之草記中歸之落空國體別無所損云云正  
合予意且聞入侍宣傳之言同副伊日以散班祇  
迎目擊揮扇之人而明是解嚴大隊軍之殿後散  
伍中騎馬一軍校之事云其言明白有条理蓋於

胥命  
李有白投疏事

其時隨駕射隊軍兵駕發時先後只有一哨隨駕  
餘皆解嚴使之落後隨行到城外解去解嚴之陣  
雖有揮扇之事不足為罪而路傍觀光之不識此  
委折認以為後廂不是異事此事今可謂安帖李  
仁彬分付該府使即放送拿查將卒亦并放送該  
大將趙俸傳教勿施可也

二十四日。日李有白疏胥命金吾有勿待命入侍之  
命

是日前持平李有白投疏疏中有 坤殿患候不  
為議藥丙申以後藥院諸臣無臣分於 國母之

語丙申以後藥院諸臣相率胥命政院啓曰即者  
議政府錄事來言頌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洪樂性  
以為人言危怖不勝驚慄走伏金吾門外恭候嚴  
譴云仍納命召何以為之敢稟又啓曰即者義禁  
府都事來言領府事金尚喆判府事鄭存謙領議  
政徐命善判府事鄭弘淳左議政洪樂性今方胥  
命於金吾門外云係是大臣去就敢啓 傳曰卿  
等不見疏本之故有此胥命之舉矣已有俄下備  
忘外此別無他敦勉之語卿等勿待命入侍事遣  
史官傳諭仍傳命召假注書馬思仁來宣 備忘

記凡我臣子之於母事之地其等威之截嚴果何如則托以應旨語逼坤殿甚至十一字陋不忍汚口之說取以為喻者何等凶愾又比於虎死匹婦反或謂之以退處別殿此殆陽詆陰詬間我兩宮欲售他別般兇臆而然也否則何與去冬湖獄一囚之供隱然相沕合耶此猶不足乃以與共三年之喪六字肆然書之於章疏極口詬罵此六字當用於何許事耶予亦聞來不覺慄然心寒予雖無德說道似此口氣大小臣庶固當以死爭之不暇渠亦有人心以母事坤殿之人尚敢萌此心發此

言乎又如下款語之侵及 慈聖萬萬有驚駭者其心所在尤不可測其他架虛之說嫁禍之計猶屬寡躬特第二件事也大抵此疏謂之凶疏可乎謂之急書可乎噫恠鬼不逞之徒非無跳踉之跡予之一味鎮安豈無意也蓋有以耳民彛物則即天經地義之所不容已而近已掃地盡矣意外又有此凶悖之舉豈非所謂明目張膽處大義所在當即決正典刑以扶既晦之倫常而時值歲刑理難如律李有白姑先絕島荐棘此傳教一通即為宣示外廷



請對

與諸大臣舉二品以上請對入侍

政院啓曰領府事金尚喆判府事鄭存謙領議政  
徐命善判府事鄭弘淳李徽之左議政洪樂性右  
議政李福源伏見傳教不勝萬萬驚痛急於懲討  
率卿宰來詣閣外請對矣 傳曰入侍假注書馬  
思仁來宣承命入侍 上曰李有白疏語之凶慘  
俄者備忘略舉其槩而卿等之不卽懲討作為處  
義者豈不慨然乎領議政徐命善曰臣等若知措  
語之至此則豈不卽地請討而乃反雍容引義乎  
始聞有白疏中攻擊臣身不有餘力故政亦悚懼

之際藥院都相以書相報謂以不為議藥事侵及  
前後藥院之臣云遂與諸大臣相舉胥命矣及伏  
見備忘下者不勝萬萬驚痛敢此相舉求對矣  
上卽歷舉有白疏中詬天罵日之句語諸大臣卿  
宰三司迭聲請對 上曰此等處如有事端則古  
人之以死力爭者亦固有之而平地架虛極口誣  
辱終至於語犯 慈聖不少顧忌此皆予不孝之  
致也予欲一諭卿等而因循未果向來廣儲嗣之  
教豈但 慈旨之如此自在 先朝坤殿宿疾難  
於產育故 先大王手書遺教藏在璿源殿廣求

儲嗣實是宗社之大計有白抑何心腸必欲沮  
戲也徐命善曰此專出於孤危國本之計與國榮  
之向來陰謀一串貫來矣上曰此豈有白之所  
能辦乎一種失志之徒今無歸命之處故敢欲外  
假義理內售凶圖其綢繆醜醜出澤微與有白  
者必有窩窟矣諸臣力請有白之拿囚嚴覈打破  
根抵上允之徐命善曰有白凶疏喉院之不為  
啓辭循例捧入事極矇然不可無警當該捧細承  
旨削職何如上曰依為之

二十六日次對入侍

次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有白之拿囚有日而  
其窮凶情節尚不得一番鉤覈此非有白之所能  
辦根柢窩窟自有所在則心心泄泄拋置不問揆  
以獄體極涉踈虞雖曰平問之難以取服反覆究  
詰亦宜無端緒之綻露者乎臣等劃即設鞫嚴問  
得情恐不可已故敢此仰達矣諸大臣三司以此  
力請上允之上謂徐命善曰有白文書中有  
一疏草即彈卿之疏也一則曰請托銓地差除守  
令一則曰受囑江民論罷臺諫一則曰乙未疏勉  
強為之卿幾年元輔凶徒之旁伺倨遮不過如此

卿之立朝持身可謂無媿矣且聞金卷淳必欲甘心於卿嗾囑有白使為此疏云未知此輩有何讐怨於卿也究其心專出於疾視國家除去親臣之計吁亦憮矣徐命善曰恨不仍呈此疏俾無誣辱之上犯莫重也徐命善曰即見咸鏡監司鄭元始報備局辭緣則以為文川所在私賑穀數其零星三衙門穀中折米四百石相搜取用於賑資以此移錄為請矣當初賑資請得時三衙門穀物則雖不舉似而本郡所在交濟私賑等名色本自不敷無以緇巡分俵則姑就留儲中相搜取用事甚便當

文川賑資不足  
亦推用事

在前亦多有推移補賑之例折米四百石依所請搜錄事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江原監司金憲報備局辭緣則以為高城郡還穀中耳年稷數甚夥然民受其弊依江陵三邑例該郡會付稷一千四百餘石耳年二千三百四十餘石限折半準折代捧為請矣非其土宜則民有艱覓之患代以準折則穀無見縮之弊且有三邑之例宜施一視之政高城所在耳年稷元數中依所請限折半以相當穀準折代捧事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推鞠有命禁府堂上有關代都

高城耳年稷還  
折半代捧事

禁府堂差出

問卽差下

事汰去代令該曹卽為口傳差出何如 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司僕寺正洪文泳前司諫尹長烈  
副司果李敬一校理金履正問事郎廳差下其中  
時無職名人令該曹口傳付軍職使之冠帶常仕  
何如 上曰依為之○是日問事郎廳以鞫廳大  
臣意啓曰前修撰朴天行副修撰沈樂洙問卽加  
差朴天行時無職名令該曹口傳付軍職使之冠  
帶常仕何如 傳曰允○傳曰俄筵已申申諭之  
卿等想已領會而大抵李有白為今日北面之臣  
肆發凶言誣逼 慈聖詔罵坤殿寔是載籍所未

有至於事閑寡躬猶屬勿問之科特以係于莫重  
不得已按問而推以常情一有白之外豈更有如  
許之人而意外捕廳招李澤徵又發又不得已設  
鞫然於推覈之時必念筵教只問肯祭勿連他人  
事卽為傳諭委官

請寢親鞫劄

二十七日上劄請寢親鞫之命

判府事鄭存謙領議政徐命善判府事李徽之左  
議政洪樂性右議政李福源聯名劄曰伏以臣等  
卽伏見 傳教下者有明日親鞫之命臣等受  
命按獄不善奉職致煩 至尊之勞動下情誠不

勝萬萬惶恐第今諸囚次第究覈克頑抵賴者亦皆諭款微體鞠情不至於上貽九重之憂况當晚炎益熾外氣輪行此時動駕訊囚恐非大聖人加慎節宣之方憂慮之極聯陳短劄伏乞聖明函寢成命以副羣情焉取進支 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已有熟量卿等勿以為慮也仍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諸大臣處假注書馬思仁來宣

二十八日隨駕詣慶熙宮仍叅親鞫○二十九日  
上劄請寢罪人酌處之命

請寢罪人酌處

領府事金尚喆判府事鄭存謙領議政徐命善右議政李福源聯名劄曰伏以昨日炎熱轉甚帳殿親訊移次經宿 聖體不瑕有損區區下情不勝憂慮昨下諸囚酌處之 命德意實出曠蕩瞻聆熟不感歎而徵白兩賊之凶言逞節往牒所無治其干連宜嚴而不宜寬然餘人何足道最可恠而絕可痛者李最中是已澤徵之凶疏姑勿論以今番現發之私札日記觀之則無嚴之習不敬之心固以爛熳於平日以最中地處乃與此等人交密來往至於握手已是常情之外况知疏之說徵

憐既同問候之事渠又自供知之安知非勸之有  
問安知其無答正合反覆盤詰不宜容易勘決至  
於金養淳之奏見凶疏李命勲之被告丁寧李義  
珩之納招模糊一問即放亦涉遽然臣等謂酌處  
諸囚更加嚴鞫到底究竟無可疑之情節可問  
之端緒然後或配或放未為晚也取進支 答曰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諸囚酌處宥有深量者所請  
不允仍 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諸大臣處  
假注書馬思仁來宣

三十日承候入侍

夜驚事禁將  
削職入直將領  
拿問嚴處

是日夜深後帳殿咫尺忽有夜驚藥院內閣及諸  
大臣入侍承候領議政徐命善曰去夜禁衛入直  
軍之無端驚擾萬萬駭然聞其事實初起於宮房  
云莫重差備近處有此意外之事不可尋常處之  
當該內官令該府嚴問得情下屬令捕廳另加盤  
詰期於得情該營千總稱以考察擅移信地待令  
執事亦以他事離次宿衛重地無人管束若使將  
臣節制素嚴檢飭申明則師律之懈弛豈至於此  
國網所在不可不從重勘罪禁衛大將李敬懋施  
以削職之典該營入直將領並令該府拿問嚴處

次對

何如 上曰依為之

七月初四日次對入侍

前一日金吾堂上因守直卒之來告聞澤徵在獄  
中向 聖躬不道之說向 坤殿詔罵之言極其凶  
慘相率求對力請 下詢大臣島中行刑 上以  
下詢大臣處之為 答仍教曰大臣聞此必當請  
對而再明次對欲行於明日可以商量處之今日  
則姑勿入來事刑房承旨即報于諸大臣可也緬  
下次對進定之 命次對入侍時原任大臣卿宰  
三司以此等凶賊往牒所無決不當一刻留置於

守禦營合操  
稟

覆載之間即行顯戮以洩輿憤縷縷仰奏 上特  
允臺請領議政徐命善曰然則行刑處所何以為  
定乎 上曰更為有下教矣徐命善曰守禦使鄭  
民始狀啓以本廳屬三營束伍及左右部牙兵今  
秋合操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摠戎使李昌運狀  
啓以坡州長湍束伍軍兵今秋輪操令廟堂稟旨  
分付為請江華留守金魯鎮狀啓以鎮撫軍兵及  
外四營今秋合操依例設行統禦營舟師操鍊秋  
操則畿海兩道各其前洋鍊習依定式舉行事並  
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矣詰戎之政固不宜久停

因臺疏還穀  
分留稟處

而秋農既難預料民弊不可不念何以為之乎  
上曰今年畿農勞民可憫并令特為停止可也徐  
命善曰前持平李秀夏上疏以還穀分留難憑虛  
實備局發闕於三南及京畿未開倉前分送禪將  
反閱倉庫若有欠縮狀聞論罪畢反狀齊到後發  
遣文武從班中經事人抽牲摘奸如或相左道臣  
守令論以重律為請而有令廟堂稟處之命矣  
各道例有分留庫摘奸雖無知委自當舉行而今  
臺臣所論如此另加實意毋或有名無實事更為  
申飭至於文武從班發遣之請則非緇衣非備郎

機張武知浦  
倭船問情誤  
書事

別為差送有違格例狀聞齊到後臨時更稟本司  
即廳中下送摘奸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此慶尚水使具叙五狀啓也以為機張武知浦漂  
泊倭大船別差問情中三代官倭之三字誤以二  
字書頃都禁徒之舉來從倭既無前例則不能  
即地責諭及其查問之後遁辭弥縫別差朴致倫  
罪狀請令廟堂稟處矣問情之誤書事極踈忽  
責諭之後時亦涉稽緩而此不過一時做錯因此  
拿勘或不無貽弊之端分付萊府使之待用刑嚴  
棍懲礪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臣於向來



經筵變通

職 停啓臺諫罷

以風聞之貽弊民間請罪伊時臺臣而尹在醇混  
入於現告中至今同在罪籍云此宜有區別分揀之  
道故敢達矣 上曰叙用可也徐命善曰同經筵  
鄭昌聖今方監印知經筵徐有慶亦有情病副摠  
管金文淳職務相妨並姑許通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諫院前啓中成胤儉事以澤賊所發  
停啓書出於朝紙矣臺啓停連唯觀本事之是非  
而已發啓之罪犯有無初非可論且措辭停啓事未  
前聞大損臺體亦聞後弊伊日停啓臺臣并罷  
職何如 上曰依為之

畿伯密啓

承命入侍

傳曰畿伯密啓來到有下詢事大臣入侍事遣史  
官傳諭假注書馬思仁來宣政院啓曰領府事金  
尚喆判府事鄭存謙領議政徐命善判府事鄭弘  
淳李徽之左議政洪樂性右議政李福源依下教  
來待矣 傳曰入侍承 命入侍 上曰今日特  
召卿等不但為畿伯密啓事也朝者諸臣力請用  
法故不得已允之而 慈殿慈宮下教皆以許久  
箴刑之餘今忽用法則必致外人之疑惑決不可  
輕議為教且今獄情猶未究意姑留此賊窮覈達

節之根因亦合嚴鞠體之道未知卿等之意何如  
領議政徐命善曰如澤徵凶賊實是載籍所未見  
者一刻留置不成事理故臣等果於朝廷有所力  
請而及奉 允從之音亦不知何以為計矣及承  
聖教誠為允當何敢更為爭執乎 上曰然則當  
於臺批以依初下教舉行書出矣仍及畿伯密啓  
事教曰獄事收殺之後今不可更為設鞠先令捕  
廳拿來究覈如有端緒之可問者則伊後設鞠亦  
未為脫卿等之意何如諸大臣皆對曰此亦無妨  
矣諸大臣臨退 上命領相姑留以世道人心之

無以底定多下憂歎之教仍教曰今番逞賊必欲  
甘心於卿現出文書者不啻狼藉然卿勿以是為慮  
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庸何傷乎徐命善曰臣之積  
惡一隊人久矣 上曰今則一邊人數少難以分  
排如李秉模者內移何如徐命善曰好矣既欲內  
移則升擢無妨矣 上可之仍奏曰東萊府使李  
秉模文學才猷儘合擢用當此位著艱乏之時不  
宜久置外邑亞卿陞擢仍為內擬似好故敢達矣  
上曰依為之

初十日次對入侍

李秉模升擢

次對

守禦營巡點

停止

安州巡探依例

舉行

洪忠黃海秋探

停止都試設行

事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守禦使鄭民始狀  
啓也以為今秋合探既以停止巡點何以為之事  
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巡點合探勞民則一也一  
體停止事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  
平安兵使李達秀狀啓也以為清北巡探依例舉  
行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詰戎之政西北自別本  
道稽事最勝於諸路依例舉行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洪忠兵使田文顯狀啓以  
今秋習探巡歷及各鎮營將巡點令廟堂稟旨分  
付為請洪忠水使申瞰狀啓以為興安城探與守

城將巡點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黃海兵使李潤  
慶狀啓以今秋習探及各邑鎮軍旗點視別武士  
鄉騎士武學都試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矣日前  
畿內各營之特教傳操既出於軫恤軍民之 聖  
意而兩道稽事亦難預料一視之道宜無異同毋  
論陸探城探巡點并姑停止都試則係是激勸之  
政依例設行事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  
曰忠州以大邑弊局許久眩官民事可問牧使俞  
恒柱查事尚未出場有難等待改差其代令該曹  
口傳各別擇差使之不多日內辭朝何如上曰

忠牧擇差  
下送

俞恒柱查啓  
上來除捧供  
議處

監試初試以  
歛年一二別退  
行詢議

依為之徐命善曰俞恒柱查啓上來後更不捧供  
直為議處有違常例該府堂上從重推考捧供後  
設處事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卿言是矣名雖  
徒配閔渠人鬼境界如使渠有一分可明之端只  
憑本牧下屬之供而仍以決處是何異於勒勘更  
有違端何難再查待明朝開坐嚴問捧口招以聞  
可也 十一日備忘記昨以監試初試事道中有  
詢問者諸設矛盾雖未停當而見今折湖農形難  
免歛歲嶺外諸邑始曠終潦無望有秋况在試期  
在於收獲之前此時舉子之裹糧往來必為巨費

差退一兩月設行公私似無所妨已例亦多有之  
更令廟當博採諸議指一草記事分付備邊司啓  
曰監試初試差退一兩月設行事有博採諸議指  
一草記之 命矣依下教問設于時原任大臣備  
堂禮堂處則諸議皆以為未及收獲之前舉子之  
裹糧往來果有艱窘之慮差退設行極為便當而  
監試若退行於十月則東堂及雜科未寒前恐無  
以排日了當監試則以九月念後退行東堂及雜  
科則以十月旬前退行似好云諸設既無異同依  
此舉行之意分付該曹何如 答曰允以此意三

次對

懸鈴星火分付諸道俾無後時之弊到闕日字舉行形止使之狀聞之意一體分付可也

十五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統制使具明謙慶尚左兵使金廷遇右兵使南憲詰全羅兵使曹學臣水陸探巡點取稟狀啓與謄報也既因特教一并停止之意才而行會此狀啓則并置之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南兵使李漢豐狀啓也

以為南兵營習探及三甲左右營各其官鎮門聚點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道戎政傳撤已久今

南相習探依例設行

關東合操傳

心

秋穡事成就有望習探聚點依例舉行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江原監司金熹狀啓也以為道內三鎮合操依定式舉行校生考講秋巡時兼行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勸別武都試依例設行為辭矣關東農形雖勝於畿湖 聖念特軫民弊諸道既令停探今於本道不宜異同三鎮合操一體停止只考講都試依例設行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因前南兵使吳載熙狀啓本營五里許舊城加築便否令道臣論理狀聞後稟處事覆啓分付矣即見咸鏡監司

南兵營舊城加築事稟處

北兵營軍需布  
木楔作小米便否  
稟處

鄭元始狀啓則以為巡審之路周覽旧址則峻坂  
狹窄倉庫難以排布沙石交錯并地無以疏鑿而  
築城近解之際物力容入亦必夥多今當歲歉財  
竭恐不可遽議云矣修廢之費力築斯之貽弊當  
初覆啓固已慮及而道臣審察形便亦以為不可  
遽議則其所設施無甚閼緊今姑置之何如上  
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因此兵使李昇炳狀啓軍  
需布木楔作小米便否令道臣論理狀聞之意覆  
奏分付矣即見咸鏡監司鄭元始狀啓則以為五  
十同木三百同布分俵於累千之校一人所受不

過三疋布半疋木故初無大端生弊矣一自該營  
剗出監色之後不均分俵點退捧利至有四五十  
疋都受之人二三十年卧本之類今此作穀之論  
實出矯弊之意而深此各邑民小糶多若以近萬  
包小米會錄軍餉則必有歉荒難捧糶糶逋欠之  
慮而十邑還民亦皆不願豈可移將校之弊為邑  
民之害乎不如申飭該營準捧卧本後逐名均俵  
痛革謬例以為遵行事請令廟堂稟處矣軍布歛  
散既是一營之巨瘼則餉米搜作似為目前之少  
益而道臣所論糶糶之弊又是必至之勢今為省

道薦不仕

嶺南崔興遠朴

遊慶六品職調用

全義縣監以待

下相機

弊於軍校乃反移疾於民邑決知其不可道啓中  
依初設施痛革謬例之說實為矯揉之一端更為  
徃復道臣依此施行之意分付即臣何如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嶺南素稱鄒魯之鄉文學行誼  
彬彬可視而其中前教官崔興遠前叅奉朴遜慶  
最是一道之望士曾以道薦僅沾一命因其不就  
旋即遞職如此而尚何望其興起士風收拾人才  
乎並令該曹六品調用以示朝廷甄拔獎勸之意  
何如上曰卿言好矣依為之徐命善曰全義縣  
監洪義榮侍下情理有難遠離其在體念大臣之

北關習操都試  
稟處

義宜有方便區處之道在前亦多已例與近畿守  
令相損事分付該曹何如上曰依為之 同日  
備邊司啓曰即見北兵使李昇炳狀啓則以為本  
營屬軍兵合操及富寧以南各衛防營獨守軍兵  
習操依定式舉行馬兵都試已有判下節目付諸  
行營屬親騎衛都試末端試取事請令廟堂稟旨  
分付本營屬親騎衛當年各都試依前例八月內  
設行為辭矣南兵營習操依例舉行之意才而違  
稟蒙允詰戎之重南北無間當此稽事有望之時  
邊上操鍊不可每令停止合操巡操及都試并依定

秋展謁退行劄

式設行馬兵都試亦依節目都試未端試取事分  
付何如 荅曰允

與僚相聯劄自引

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洪樂性右議政李福源聯  
名劄曰伏以臣等退自賓筵將出禁扃之際得見  
小報有湯劑煎入之 命卽邀副提調奉探 聖  
候諸節雖伏聞一時愆和不至大段而區區下情  
曷勝驚慮當此溽暑轉酷節氣交換之時少失將  
攝易致添損而廟宮展謁只隔一日冒炎動駕竟  
畧行禮實非 大聖人慎疾之道臣等憂迫之極

切欲求對請退而靜攝中仰煩酬應亦涉惶悚茲  
敢聯陳短劄留待俞音伏乞亟命差展謁之期  
待 聖候快安日氣稍涼更為消吉臣等不勝願  
祝之至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更退  
日子悚悶殊甚強病行禮反涉欠精秋展謁以念  
後消日似好卿等勿以為慮也仍 傳曰此批荅  
遣史官傳諭于大臣假注書馬思仁來宣

承 命入侍承候

傳曰藥房入侍大臣同為入侍假注書馬思仁來  
宣



十七日承命入侍承候

傳曰承候諸大臣及閣臣下直守令同為入侍假  
注書馬思仁來宣

十九日 皇壇望拜禮請寢事請對入侍

政院啓曰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洪樂性右議政  
李福源有稟達事來詣對請矣 傳曰入侍假注  
書趙衍德來宣

二十日聞公州幼學權泓徵函疏請對入侍

政院啓曰時原任大臣有稟達事來請閣外請對  
矣 傳曰入侍承命入侍罪人發捕後領設政

公州權泓徵函疏  
請對

公判官罷職

胥命

徐命善曰洪忠監司洪秀輔才因臺啓處分已下  
而公山判官趙台鉉報營辭語亦極泛忽其在國  
體不可無罪為先罷職其代今日政各別擇差使  
之當日辭朝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二日次對入侍退即胥命金吾有勿待命之

命

次對入侍 上曰今日世道何為而至於此耶予  
以世道之責全付於領相而不特無丕變之效而  
已人心轉益誑誤亂遂日漸層出如火燎原莫可  
收拾此正君臣上下明日張瞻遑遑如救焚拯溺

之時而向來兩大臣各劄頭有依違彌縫之態則  
卿以首相袖手傍觀既不挽止又不規正領相如  
此予將誰恃左相將欲處分先為退去而予之咄  
咄於領相殆甚於兩大臣也左相先退仍命書  
罷職傳教領議政徐命善曰此皆臣不善董率之  
罪今承聖教萬萬惶悚方欲退而胥命矣遂退  
出政院啓曰卽來議政府錄事來言領議政徐命  
善右議政李福源違教之下萬萬震慄求死不得  
走伏金吾門外恭竢嚴誅云仍納命名何以為之  
敢稟又啓曰卽者禁府都事來言領議政徐命善

右議政李福源今方胥命於金吾門外云係是大  
臣去孰敢啓 答曰知道朝家急於鎮安近來所  
謂討逆屬之不屑提教之科舉以含糊為主是豈  
沒料量而然哉至於日昨湖賊所投之書纂逆之  
諒詬罵之說遠而為髣髴之張鬼近則是澤白之  
部落推以常理凡我在廷之臣似皆誓不共戴之  
不暇今乃反是小大恬嬉有雍容彌忽之形無憤  
迫痛惋底意外而氣像雖謂之和平可也然不當  
和平而和平是何異於厝火積薪而寢其上也大  
抵推心置腹所可當念認賊為子亦豈不戒此箇

事理對卿等前後言之不啻斷斷卿等若念予至  
意苦心承佑下風則世道人心之壞溺豈至於此  
俄遼云云亦非得已王章國綱日就陵夷已至莫  
可收拾丙丁之討遂治獄又不知落下幾層此無  
他卿等不善對揚之致予無慰譬之語焉卿等少  
加振勵以扶將顛之國勢仍傳命台勿待命事遣  
史官傳諭于領右相假注書馬思仁來宣政院啓  
曰領議政徐命善右議政李福源以為罪負至重  
鈇鉞猶輕及奉批旨尤萬萬震懍同知置身之  
所雖承勿待命之教不敢晏然退處仍為待命

於金吾門外又使錄事來納命台何以為之敢稟  
傳曰如無批旨中云云將欲退處乎所謂退處即  
謂公堂乎抑謂私室乎天下事不進則退自卿等  
已占退處二字何有於僚相何有於庶官重為之  
慨咄卿等勿胥命事遣史官傳諭仍傳命台假注  
書馬思仁來宣

請對入侍

時有罪人泓徵勿為拿來自本道按問之命遂  
與諸大臣卿宰三司請對入侍以如此凶賊決不  
可自本道案問之意縷縷力請上教曰卿以予

之俄者下教謂將待卿等來請而還寢乎何其淺  
之為知也領議政徐命善曰 聖教至此臣竊有  
憾於天地之大也臣之平日衷曲若能見信於  
君父則 殿下必不以此疑臣之心莫非臣不忠  
不誠之罪而今所爭執自是不可已之常事臣雖  
無狀豈忍以似此回互之情揣摩而臆度乎臣實  
抑塞不知所達矣 上曰予於卿豈真以是疑之  
乎俄者言辭之間偶失照檢卿之過自咄咄誠是  
意外此後則置勿復道為好矣仍即還寢前命徐  
命善曰禁府都事有關代令該曹口傳差出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三日承 命入侍退設庭鞠

政院啓曰領議政徐命善右議政李福源依下教  
來待矣 傳曰入侍假注書馬思仁承 命入侍  
退詣慶熙宮設庭鞠

二十四日隨 駕詣禁衛營參親鞠

傳曰推按猶不分明召見鞠廳承旨始聞賊泓千  
萬古無所之窮凶極惡絕悖不道之凶言聞此不  
覺骨青膽掉渠供中桀紂湯武之說非不凶惡事  
屬予躬之故猶屬委官及聞此說豈可一刻遲延

親鞠

烙刑下教

賊泓當親鞫以此即為分付鞫廳烙刑已巳以後許其不用及夫戊申凶賊之出尚有復用况此賊乎此則從當下教預令禁府知悉以親鞫處所取稟傳曰勿論此關彼關如許凶賊豈累關庭且有已例敦化門外稍近公廨為之

二十七日設庭鞫 二十九日隨 駕詣太廟  
八月初二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今年穡事江都則頗有登稔之望而沿海諸邑已判歉荒民間形勢察無米穀賈遷之道云江都之勿論公私穀不許出

沁都穀限明春  
勿禁

次對

送雖是重保障實城餉之意此等之時亦不可無濶狹限明春許令勿禁事分付何如 上曰右相之意何如右議政李福源曰島米之不許出境固為保障緩急之備而或當經費苟艱之時亦有餉米移轉之例私穀買賣非比城餉之取用一時濶狹亦異前規之革罷首相所奏恐不啻為權宜救時之政矣 上曰備堂中如有異見陳達可也右叅贊鄭尚淳曰沁都私穀之不許出島徇自統禦營移設之後當初節目非為永塞秋收穀物俾不得如前般運限翌年六七月詳察穡事凶歉之判

斷或許出送或令仍留而定式之後今至四五年  
一例防塞此雖為島民之所利如此之時亦似有  
濶狹之道矣兵曹判書金煜曰臣總自沁都上來  
略知沁中事矣春間沁中之米價不高頗有穀禁  
之效矣自五月以後市直頗踴民事可悶嚴其酒  
禁俾不得糜穀嚴飭米商俾不敢藏穀而亦無大  
效蓋以島中之穀物大體垂盡故耳今年年事沁  
中雖曰稍勝必不能大登今若穀禁復開則不數  
月而島中之穀必竭矣徐命善曰即今事勢實難  
膠守常例而明春以後則自當依舊申禁在江都

貢市堂上差下

會寧開市差  
需穀取殖厘  
心

恐無甚所損矣 上曰都穀雖重民情宜念依此  
分付過限而又復無節不禁當該守臣難免不飭  
之責並以此意申飭可也徐命善曰貢市堂上金  
華鎮本職既是劇務今姑減下其代刑曹判書鄭  
昌聖差下使之察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  
曰即見咸鏡監司鄭元始報備局辭緣則以為會  
寧開市時清差所需猪價及大米定差人受來於  
南北各邑而定例所減至於七百餘兩之多近又  
物價騰踴萬無買得之路猪頭人情皆從元價中  
自備以此之故一經此任舉皆敗亡本府差需木

之年年取殖反為民弊此後則元木八十餘同折  
半分留當年利条內以其應下餘數猪一口一疋  
米一石一疋式添給慶興開市時牛隻喂養價以  
每首四升布四疋五尺磨鍊而以此喂養萬無肥  
澤之望故正穀穀草收斂民戶已成謬例本府差  
需布之年年殖利亦甚夥然每當斂散民不支堪  
此後則民斂並為革罷以差需布利条每首八疋  
式定式加磨鍊上下為請矣開市定例行之多年不  
宜續續變改而非但法久弊生物價貴賤古今不  
同布木滋多斂散貽害道臣既已枚舉邑報民情

条列甚詳此非大變通不過節目間事則一番矯  
革在所不已兩邑添價之請木布分留之規並依  
所報許施以為永久遵行之地而如是厘正之後  
如或有橫斂民間之弊則兩邑守令從輕重勘處  
不飭道臣亦當論責之意一體分付何如 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頃以寧越府代捧事溯考年条  
更為知名現告之意覆奏分付矣即見江原監司  
金燾報備局辭緣則以為今此各穀皆入於丁酉  
查啓中而前後府使亦以被罪則別無守令現告  
之事其後遽然墨削之都會色吏不書委折之該

寧越代捧現告

邑色吏自本管各別科治大米代田米依回啓待  
明年還作本色而耳年稷本無宜土之穀以代捧之  
木麥仍為搜作俾除民弊為請矣丁酉行查時當  
該守令既已拿勘則到今現告更無可論而其為  
會按不善厘正及其反庫又未覺察只以流來  
代捧不知年數矇然修報當該都會官及反庫官  
並推孝警責此是回啓行會者則不為啓聞而只  
報備局殊甚未安道臣亦為推考木麥搜作事以  
此代彼別無損益依所請施行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觀蒙監官負安思行有加

川亨事奏時  
官事

資之 命矣思行術業精明屬散可惜依安國賓  
金允瑞李德星例付軍職仍任本監何如 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頃因祈雨祭享官徐龍輔所奏  
此後山川亨事奏時官定送之意出舉条知委矣  
禁漏官吏本來疲殘數少而各處祭享及諸般公  
役奔走待令日不暇給將至於莫可支保之境方  
欲某条變通而姑不得其策矣此際又以從前所  
所之外山川奏時添得別役則以今負役宗無分  
排責應之道今姑置之依前舉行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



加卜

景慕宮挾路民  
戶顧恤

初三日隨 駕詣景慕宮承 命入侍 承牌卜相

傳曰領右相命台卜相賓廳卜相封入奉朝賀金

致仁領府事金尚喆判府事鄭存謙鄭弘淳徐命

膺 傳曰加卜 政院啓曰領議政徐命善石議

政李福源有稟達事請對矣 傳曰俄於登筵時

因言端已有言及不必請對加卜可也 賓廳加

卜金燧

初七日承 命入侍

傳曰日昨駐轎宮門詢問奠居之方王言不可不

信况本宮洞口內民家募接之舉予意蓋做廟殿

門外人家挾路之制也今則新入民戶必須別服

顧恤可期永奠既命廟堂雜議以聞何必遲待次

對明朝景慕宮都提調提調及大臣備局有司堂

上貢市堂上役處監董堂上使之來待住在近地

必諸事宗領府事亦為入侍事傳喻兼春秋孫碩

周來宣是日政院啓曰領府事金尚喆景慕宮都

提調徐命善左議政李福源景慕宮提調金華鎮

鄭民始監董堂上具善復備局有司堂上鄭尚淳

貢市堂上徐有隣鄭昌聖依下教來待矣 傳曰

入侍假注書安邁權來宣

次對

景慕宮令員  
以文官加出直  
長以陰官差  
出

景慕宮員役  
變通

初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詔政徐命善曰廟宮事體至為重大宗廟官員為四員 社稷官員為三員而景慕宮官員只是二員番次未免苟簡事故無以推移或有官司不備之患或有假官差出之弊揆以事面極為未安臣意則令一員以文官加出直長則以陰官差出似好故敢達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直長既以陰官變通則時任直長合有區處之道矣 上曰出六區處可也徐命善曰景慕宮員役若干守僕外無他下屬故凡諸舉行殆不成據

挾路居民事  
稟處

守僕則義烈官守僕比諸他宮廟額數過多其中二人移屬本宮使令三名以戶料兵布差定以為使役之地 廟社各有奴婢給代以補署中公用之需本宮則尚無區劃戶曹奴婢中各一百口劃付而就均廳給代糸即為輸送之意定式施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移付守僕窠無端區處亦宜軫念令該曹為先加出二窠自今朔給料布而移付二窠有關次次勿補設或差代該曹劇此陳稟事申明分付可也徐命善曰頃以景慕宮宮底居民顧恤事臨門詢問既懇且摯其存仰體之道宜有

南陽府使擇差

軫念接濟之舉而渠輩所請諸条中筋角等事最為無弊足可為聊賴之資自備局以此成節目出給宮底居民等處以為買賣奠業之地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今年稽事畿甸最歉而畿甸之中南陽為尤甚接濟安集之責全在於守令而聞府使姜游近以身病多有廢衙之時云今姑改差令該曹今日政各別擇差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判義禁李命植藝文提學李性源本職具是剋務兼帶不無相妨並姑許遞何如上曰依為之

還上停退議

十一日承 命獻議

議曰臣業欲以此事仰稟於筵席而分等之啓未到開倉之期尚遠姑未知的量濶狹之當如何等少埃之矣今道臣先發其端至有所懷書人之命民情之鎮安還穀之收殺在此一舉為畿甸萬萬幸甚但道臣所奏未免太過臣意則尤甚四分之一之次五分一許令停退稍索則依數準捧而今年稽事水田則雖皆被歉旱田則可謂大登此正可捧代穀之歲况準折代捧不失元數以公以私少無所害一體許施之意預令道臣知索而分數

之幾許則留待道臣巡審回還後更問民邑物  
情而處之似好矣

十四日承 命入侍

傳曰明日齋戒相值次對不得來會有下詢事大  
臣今日入侍事遣史官傳諭兼春秋孫碩周來宣  
是日入侍領詔政徐命善曰有官負衙門皆有印  
信而景慕官官負尚無印信凡有文書皆用白文  
事涉未安印信一顆即為造送事分付該曹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六日承 命獻議

景慕官官負  
印信造送

太廟橫臺下方  
席不齊因輪對  
官所奏詳議

是日輪臺官入侍 宗廟令李之珩奏曰太廟各  
室魂殿所鋪橫臺下方席例於祔廟後退出而第  
十三室第十四室魂殿時所安橫臺下席因循奉  
置此是各室所無之席其於廟禮恐有參差不齊  
之端故臣職忝廟司不避猥越敢此仰達矣上  
曰出舉條令該曹議大臣稟處可也領議政徐命  
善左議政李福源議曰即因廟署官負所奏太廟  
第十三室第十四室橫臺下方席卷撤與否有問  
議之 命矣莫重之地儀式宜同今此參差之失  
只是因循之致既奏之後合即厘正而別有告由

江原監司密啓

捕將改差

恐涉煩瀆今番望祭時使署官及大祝眼同舉  
行似為得宜伏惟 上裁

十七日承 命入侍

是日因江原監司密啓有時原任大臣入侍之  
命假注書馬思仁來宣承 命入侍罪人發捕後  
仍奏曰捕盜大將李昌運身病碎重勢難察任  
云今姑許遞何如 上曰依為之又奏曰內乘李  
儒敬以其親病呈狀乞遞情理所在不可強令察  
任今姑改差其代令該曹口傳差出何如 上曰  
依為之又奏曰交河郡守趙鎮憲既已改差仍任

惠郎以責成效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八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月食已過禮部回啓  
依例撰出正書安寶後定禁軍給馬下送于灣府  
使之傳給鳳城將處以為轉送北京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工曹判書徐有慶有宗懿  
今日賓對不為進叅本職今姑許遞何如 上曰  
依為之

二十一日承 命獻議

傳曰式年初試退行事因廟堂覆奏差退數旬在

式年初試退行  
事議

伊時則秋農猶未出場登歛有難臆料不得已依  
議從施以近日圻湖民情聞之此時設場決是行  
不得之事藉令諸道無不登熟京中圻甸艱食如  
許又於觀光之類齋糧赴京者將有狼貝之慮真  
所謂主客俱困且念退定之科期在於來月念後  
及今變通足為知委予意則以為諸科初試行於  
明秋為好而多士之物情無以知之不得指一下  
教以此意發遣禮郎問議于時原任大臣館閣宗  
伯之臣俾各獻議多士之事多士當知之近聞居  
齋儒生數甚夥然間亦必有鄉儒即令大司成進

詣泮宮招致諸生遍問退行當否草記初試如以  
明秋退行為定則又有合商量之事西此道科從  
近設行之意向於兩道人才任用綸音中已有提  
及王言不可不信况聞稽事大登民產不至艱食  
云迨此暇隙設科兩道或為方便之政並以此意  
獻議臣議曰即以式年初試退行明秋事有歷詢  
之命我 聖上宵旰為民之德意切不勝欽仰攢  
頌之至當初試期之差退猶在秋事未判之前而  
今則畿湖之歉荒民情之遑汲比諸始科殆有甚  
焉况且都下米直日漸踊貴閭巷生涯無異縣罄

上劄請捕廳罪  
人移送金吾

若於此時又值舉子之來集則艱食之患乃是必  
至之勢科期尚餘一月試邑凡節科儒諸具似未  
及措備越今知委必無公私狼貝之慮待明秋退  
行誠為得宜至於西业道科十年之限既屆多士  
之望方切而兩路年穀之適皆大登又是難得之  
會以秋末冬初消吉設行似好伏惟 上裁

二十三日 上劄請捕廳罪人移送金吾

劄曰伏以臣於夜中伏聞捕將所傳之言東來二  
囚雖似吞吐不盡輸情而其中亦不無互相照應  
之端渠輩之爛熳酬酢則從可知矣當初雖以鄉

次對

東萊別會木事

曲賤類不即請捕令既拿來之後一番對質微體  
當然並令移送鞫廳仍為開坐俾得以頭面究覈  
恐不可已也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御懇留埃  
再明面商此不煩及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  
諭于領議政假注書馬思仁來宣

二十五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因東萊府使李養昇  
狀啓禮曹粘目以為知世浦境致敗辛丑条一特  
送使倭艇二隻所騎倭人一百十名等處別會木  
各一疋料米各一石已為上下而書契成送一款

關西穀移送  
畿甸

關北採鍊科日  
相值停止

事係邊情請令廟堂稟處矣既有已亥甲戌丙申  
三年已行之例今亦依此例舉行之意分付該曹  
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畿甸禾農已判歉  
荒都下市直日漸踴貴以此以彼俱不可無移粟  
接濟之道在前如此之時多有兩西穀船運之例  
關西米三萬石海西米一萬石今秋為始限明春  
輸送之意發閱知委於兩道道臣而兩西開倉例  
在秋末道臣則斟酌分排於沿邑守令則量宜捧  
留於海倉以為陸續裝發之地事一體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以關北採鍊依例舉行

京畿減捧廣  
州一體施行

北伯許通

之意筵稟分付矣今則道科期日一時相值必多  
民邑貽弊之端南此行操姑為停止似好而事係  
戎政何以為之乎 上曰一并停操可也徐命善  
曰向來畿甸還穀之特下綸音許令減捧乃是無  
前之 惠澤而今聞畿伯之言則廣州民人輩以  
軍餉之不在其中乞蒙一視之澤云軍餉事體雖  
與他還有異特教停捧 德意朕絕成命之下何  
可區別乎毋論各處軍餉及會內外穀隨其分等  
通同減捧之意更為知委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  
命善曰咸鏡監司鄭元始兩載閉塞且經賑政不



上劄請捲草官  
差出

可一向外而方有實蟋秋奉審無以舉行云今姑許遮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寶鑑印役今已告訖而因跋文之未及厘正進上期日漸致遷就揆以事體萬萬未安重臣金鍾秀陳疏承批特教開釋之下尚無動靜從重推考令政院各別催促上來以為趨即舉行之地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捲草官右相不宜仍帶令該曹即為差出何如上曰依為之

上劄請捲草官開政差出

伏以臣於朝筵以捲草官差代之意仰陳蒙允矣

此非一時暫眩之任事體所重亦不宜留待後政令政院牌招政官即為開政差出恐似得得宜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所陳方欲依施矣仍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假注書馬思仁來宣

二十七日承 命入侍

是日全羅監司密啓來入 上命時原任大臣入侍假注書馬思仁來宣

二十八日承 命入侍

是日因全羅兵使曹學臣密啓 命時原任大臣

全羅監營密啓

全羅兵營密啓

曾經相帥罷削  
人叔叙

入侍兼春秋孫碩周來宣承命入侍領政徐  
命善曰曾經聞帥罷削人頃有叔叙之命前兵使  
任嶺前宣傳官元厚鎮似當一體叔叙前府使孫  
相龍前縣監王漢禎本律不過文法被罪亦已經  
年宜有參酌之道故敢達矣上曰並蕩滌叙用  
可也徐命善曰內乘李潤慶所帶之任俱是劇務  
有難一時兼察內乘今姑改差何如上曰依為之  
三十日行推鞠

